

西学史丛书

西方语言学史

姚小平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西学史丛书

西方语言学史

姚小平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语言学史 / 姚小平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7
(西学史丛书)

ISBN 978-7-5135-1097-4

I. ①西… II. ①姚… III. ①语言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H0-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4423 号



悠游网—外语学习 一网打尽

www.2u4u.com.cn

阅读、视听、测试、交流、共享

提供海量电子文档、视频、MP3、手机应用下载!

出 版 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 姚 虹

责任编辑: 王 莹 都楠楠

封面设计: 姜 凯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1097-4

定 价: 29.0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10970001

前言

本书是一部学科史，写的是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科学，在西方算得上一门大学科，略具规模的大学都设有语言学系。我们来看“语言学”这个词，英文是 linguistics，法文为 linguistique，西班牙文作 linguística，便知道它是一个国际词。但在德语中，除了国际词 Linguistik，表示“语言学”的还有一个自己的词 Sprachwissenschaft，是由 Sprache（语言）和 Wissenschaft（知识、科学）两个词组成的。俄语与之相类似，属于本族语的 языкознание（语言学）由两个词合成：язык（语言）+ знание（知识）。

这说明，语言学在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之前，也是许多民族曾经分别拥有的一种学问；语言学既是一门现代科学，又是一个拥有古老传统的知识门类。作为现代科学的一支，语言学的历史不算长，可以从 19 世纪初计起。那时，西方大学里开始建立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专业，设立相应的教授职位，开设相关的语言学课程。然而，各个民族思考语言问题、观察并分析语言现象、编写语法和词典，以及从事母语教育和外语教学的实践过程，比现代语言学区区两百年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西方各民族的语言研究传统有一共同的发源，那就是古希腊。从古希腊人留下的著述来看，他们不但独自思考语言问题，而且为此展开讨论；不但观察日常语言现象，而且想知道怎样才能用好语言，并且尝试为自己的语言整理出一些范畴和规则。

古希腊人的这种思考和探讨已经颇具规模，其影响至今挥之难去，称古希腊为西方语言学的初始阶段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人类对自身语言的兴趣，则可以追溯到蛮荒时代。丹麦语言学家叶

斯泊森说，我们的语言科学是从先民关于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开始的：为什么各个地方、各族人民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一个名字跟它表示的东西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一个人或一样东西，为什么只能这样称呼，不能那样称呼？¹ 在先民的脑海里，当然还会闪现更多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只有人才会说话，动物只能叫唤而不会说话？人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至为古老，也许几千年前的原始部族就曾想到过，只是没有记录下来而已。今天我们思考语言的起源问题，欲探明：人类语言是单一起源抑或多源发生？为何唯有人类才进化到需要有声语言？我们考察语言的分布和类型，问自己：世界语言多达万种，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怎样相互作用？各种语言何以会有构造上的差异，对操用者的思维有没有影响？我们探讨语言符号的性质，想知道：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还是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倘若任意性与自然性都是必要的，则两种性质怎样相互协调、彼此牵制，才能确保一个言语社群的成员都能理解和使用语言符号？——诸如此类的问题看似深奥，实则不过是“语言从哪里来？”“为什么人们的语言不一样？”“事物的名称是固有的，还是人起的？”等等古老问题的现代提法。

虽说比之蒙昧时代的先祖，我们的眼界宽阔得多，拥有的语言知识也丰富得多；虽说语言学发展至今，已经拥有许许多多多种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我们距离真正认识自身语言的本质仍然很远。某些基本的语言问题是永恒的，会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反复提出，一再成为知识界热衷的话题，而至今依然没有找到完满的答案。这就是语言学史，它是人类逐步认识自身的语言、探索其奥秘的过程，一个似有开端而永无尽头的过程。人是社会动物，是政治动物，或者还具有其他种系的特征，这些固然都重要，但归根到底，人是语言动物。语言为人类所独享，属于人类最为内在的本质。对这一本质的存在，我们虽然已经认识了很多，但尚未认识的可能更多。我们所知的语言学史，在西方和中国的跨度

1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64: 19).

都在两千五百年左右，几乎与文献史、科学史等长。所以，关于语言学史有大量的人物、著作、观点、理论、流派等等可书；在撰写一部语言学通史时，尤其在步入近代以后，难的往往不是广搜史料，而是怎样控制过于丰富的材料，从中甄采遴选，以求择精汰芜。

语言学的历史可谓久长，然而，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门学科史来考察，写出成篇乃至成本的论著，这第一步却迟至近代才迈出。德国人本费所撰的《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德国语言学和东方语文学史，兼及早期研究的回顾》（1869），是首部总结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成果的国别语言学史；不限于一个国家、一种传统的西方语言学通史，则以丹麦人汤姆逊所著《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1902）为先声，相继有德文（1927）、俄文（1938）、中文（1960，2009）等译本。20世纪中叶以后，与汤姆逊此书同时在我国流行的另一本西方语言学史著，是裴特生所撰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1931，中译本1958）。当时，我国语言学界深受苏联同行的探史热情熏染，急于经由译介了解西方语言学史，而这方面的兴趣甚至带动了本国语言学史的全面考察。

关于19世纪初以来语言学史研究在西方如何逐步展开，当代欧美语言学史学（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如何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学界的回应、跟进、反思等，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加以评述。¹在我发表那几篇文章的时候，语言学史在西方已经成长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领域的独立性通过一系列专业杂志、专题研讨会、区域和国际性的研究组织等学术建制而得到加强。在我国，虽然语言学史的独立程度远不及西方，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意识尚嫌薄弱，多数研究仍在低水平的层次上徘徊，不读原著而侈谈西学史的也大有人在，但至少在高校的外语系和中文系里，语言学史已是很普通的一门课程。一些年前，我曾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俄语专业的硕士生讲授语言学史，西方语言学

¹ [1] “关于语言学史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2] “西方的语言学史学研究”，《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3] “西方语言学史研究再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4] “语言学史学基本概念阐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

和中国传统语言学各占一半，而招收语言学史、语言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生，算起来也已十个年头了。

国外出版的西方语言学通史已经很多，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有从单卷本向多卷本扩展、由单人著述转向多人分撰的趋势。不过，对于学生以及非语言学专业的普通读者，简明紧凑的单卷本通史应该是更好的选择；即便是探索语言本体的学者，也会希望从一卷书里就能读到本学科的全部历史。在单卷本的西方语言学通史当中，最为我国学界熟悉的大概是罗宾斯的《语言学简史》(1967)。这本书理路清晰，持论公允，内容不失丰足，而叙述则能洗练。读者将会看到，本书的分章略同于罗宾斯，但观史的兴趣点、讨论的侧重面等多有不同。立题的初衷有四：

一是希望以语言思想的发展、研究方法的演进为重点，兼顾技术层面的分析。

二是希望能更多地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认识西方语言学史，例如探讨中国语言文字怎样进入欧洲人的视界，丰富了基于印欧语言的类型观。

三是希望在解读和阐释中，争取发掘一些新文本、新史料；即便是烂熟的材料，譬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也尽量重新咀嚼、再予消化，以避免机械重复、拘泥旧说，力求不与同类著作雷同。

四是希望能把语言学史写得生动有趣，轻松可读。一部学术史，如果读过之后只觉得滞重，没有快感可言，就不能算成功。洛克说过：“最能给人教益的是历史，最能使人愉悦的也是历史。”¹

这些是笔者愿为之努力的目标，未必条条都能做到，做得怎样须请读者来裁夺。

1 洛克，《教育漫话》(1999：§ 184)。

目 录

前 言	ix
第一章 远古：神话传说	1
1.1 《创世记》：语言从何而来	2
1.2 语言差异的成因	3
1.3 语言崇拜	4
第二章 希腊：语言学的发源	7
2.1 逻各斯	8
2.2 巴门尼德论思维、语言、存在	9
2.3 怀疑论者：语言不可靠	12
2.4 苏格拉底：名称的起源	14
2.5 亚里士多德的语法探索	26
2.6 从修辞术到修辞学	34
2.7 《语法术》及后续研究	39
第三章 罗马：继承与发展	47
3.1 瓦罗：规则与变则	49
3.2 卢克莱修论语言的发生及物理属性	55
3.3 昆提连论语言教育	61
3.4 奥古斯丁的神学语言观	68
3.5 普利西安的《语法原理》	74

第四章 中世纪：思想的蛰伏	78
4.1 思辨语法	80
4.2 共相与词语	88
4.3 但丁论俗语	92
第五章 文艺复兴：走出欧洲	102
5.1 活字印刷和地理探发	103
5.2 对近邻语言的兴趣	106
5.3 早期搜集语样的工作	110
5.4 人文主义者的语言情趣	113
5.5 语言乌托邦	117
5.6 普遍唯理语法	127
5.7 早期传教士的汉语研究	135
5.8 普遍语言的憧憬	148
5.9 洛克的经验主义语言观	157
第六章 启蒙时期：寻根溯源	164
6.1 韦伯关于人类语言始祖的揣测	165
6.2 孔狄亚克的符号观和语言起源说	168
6.3 卢梭论语言的感性起源	174
6.4 赫尔德的获奖论文《论语言的起源》	177
6.5 伯尼特谈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184
6.6 普利斯特莱论语言的优劣	190
6.7 哈里斯论普遍语法	196
6.8 伐特对普遍语法和具体语法的区分	199
6.9 维柯：新科学体系中的语言学	204
第七章 十九世纪：走向成熟的语言科学	210
7.1 考察世界语言：从《比较词汇》到 《语言大全或普通语言学》	211

7.2 琼斯、施莱格尔发现梵语, 倡导比较	218
7.3 洪堡特创立普通语言学	225
7.4 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	234
7.5 格林定律	241
7.6 维尔纳定律	249
7.7 青年语法学派	253
7.8 保罗《语言史原理》	261
7.9 惠特尼《语言的生命和生长》	270
7.10 不同科学模式的解释	280
7.11 浮士勒: 唯美论	285
第八章 二十世纪: 探发差异, 追求共性	292
8.1 索绪尔论共时语言学	294
8.2 布拉格学派: 结构—功能主义	320
8.3 叶斯泊森: 一位独立研究者	330
8.4 哥本哈根学派: 语符学	339
8.5 伦敦学派: 弗斯	348
8.6 美国描写主义: 布龙菲尔德	361
8.7 描写语言学和人类学: 博厄斯、萨丕尔	374
8.8 语言相对论: 沃尔夫	389
8.9 重归普遍和理性: 乔姆斯基	399
8.10 尾声: 共性和差异的平衡	415
后 记	419
参考文献	421
人名索引	440

第一章 远古：神话传说

考察西方语言学史，须寻溯到它的源头。西方语言学的源头，就语言本体研究而言当在古希腊，但就语言思想的发生、基本问题的提出来看，则另有更古的来源。¹

翻开任何一本语言学教科书，或者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籍，那里面都会向我们解释“语言是什么”。

只有当理性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人才会提出如此抽象的问题：

“人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

“语言是什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小时候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事情，最想知道答案的是什么问题。我自己记得很清楚，曾经不止一次问父亲：“人是怎么生出来，从哪里生出来的？”父亲总是回答：“是从胳肢窝里蹦出来的。”很多小孩子都会这样问，而很多父母都会像我父亲那样作答。我们自己从哪里来？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分天生的好奇，而且童稚之心越重，这好奇就越发自然地流露出来。

从儿童到成人，从幼年的稚趣到成熟的理性——个人心智的成长，可以印证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从迷信、悬揣向科学探究过渡的历程。一如小孩子，远古时代的人们最想知道的是：人从

¹ 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1960：1）。

哪里来？而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顺带也会思及：语言从哪里来？因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在先民关于人的初始概念中，很自然地包含了语言这一属于人性本质的因素。

原始思维是一个思想的线团，从中可以抽绎出所有的文明观念。

1.1 《创世记》：语言从何而来

西方人最早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见于《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讲的是上帝如何创世造人。上帝造完天地后，便着手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据《创世记》第二章的描绘：“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¹ 这跟中国古代女娲抟土造人的说法相似，不同的是，关于这第一个来到世上的人，他的语言是怎样获得的。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并没有作进一步的交代，而在《圣经》中，故事的情节相当曲折，逐步引出言语的行为：

“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上帝这样说话，亚当听得懂吗？听得懂或听不懂，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就好像一个妈妈对刚刚出生的婴儿不停地喃喃絮语一样，是不会考虑他能否听懂的；只要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迟早有一天他能听懂。至此，我们已可梳理出这样几点认识：

- 上帝所造的人，是具有潜在语言能力的人。
- 自一开始，上帝与人就借助语言来沟通。
- 上帝的语言和人的语言是同一种。

¹ 香港圣经公会和合本上帝版、下同。

《创世记》的故事继续说：

“……上帝〔把〕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们〕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由此也可看出，上帝并没有直接把现成的语言赐给人，而是使人生来就具有语言潜能，让他自己去发展这种潜能，而命名的能力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1.2 语言差异的成因

跳过几页，接下来在第 11 章中我们读到：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可是，上帝看在眼里，忧在心上，生怕人类真的统一起来，力量会超过神明，于是有意“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这一来，因为语言不能互通，人们便难以相互交流，更不能同心合力，不但通天塔造不成，操不同语言的群体从此也就变成不同的民族，散布于世界各地。

至此，我们又可以整理出几点认识：

- 人类起初拥有一种共通的语言（即人神共享的那种语言），方言差异是后来产生的。
- 语言是族群独立的显著标志，是一个族群得以自立的本质所在；有多少种语言，就意味着有多少个独异的族群。
- 语言差异造成交流障碍，语言不通导致群际隔阂，语言统一有助于人与人相互了解，促进人类大同的事业。

以上归纳的六点认识，已隐伏于古人所构思的上帝创世造人的神话故事。后来人类走出蒙昧，学术兴起，知识挣脱开迷信，科学与宗教分手，这些朦胧的认识便上升为清晰的观念，转化为相应的理论。

世界各民族的原始语言思维不无共点。通天塔的故事，讲的是语言怎样由一变多，并因此形成不同的民族。类似话题的故事见于各大洲的许多土著部落。例如澳大利亚土著有传说称，一个叫邬茹莉（Wururi）的女人死后，其尸首被众人瓜分，来自东西南北的各支族人，因分食不同的部位而致使语言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异。北美土著人相信，人们本来只说一种语言，后来被自己子孙的残暴行为惊愕得言语失调，以至于不能互通。爱沙尼亚人的传说讲的是一个老人，一边用陶壶烧水，一边就根据壶水发出的各种声音给过往的各族行人起名字，使他们获得不同的语言。¹ 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故事，例如拉祜族的创世史诗《牡帕密帕》说，天神厄莎某日把烤肉分发给众人，而人们吃肉时说的话不尽相同，于是有拉祜、佤、傣尼、汉、傣等民族。² 看来，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原始观念，以为人类语言原本是统一的，只因种种事件而变得差异巨大。

1.3 语言崇拜

但我们还是回到《创世记》第一章，开篇第一段写道：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1 Steinthal,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ei den Griechen und Römern* (1971: 10).

2 见拙文“中国的语言起源神话”，刊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2期。

神话再离奇，也不能过于背离常理。设若宇宙天地、世界万物真是上帝创造的，那我们也不妨为上帝设想一下：那时一切都还没有，他靠什么来创世？上帝必然拥有一种力量，借以从虚无中造就万有，而这种神奇的力量，就是语言。上帝说：“让光出现吧！”于是光就出现了。¹然后他要给光和光的对立面分别起名字，因为没有名称，一个事物就没有确定的存在，也不能确保恒久的存在。所以，上帝为创世而施行了双重的言语行为：

第一，用命令式来造就光；

第二，用命名来界定光。

这样，通过使用同一种语言魔力，上帝从第二天起依次造了空气和天空，大地和海洋，太阳、月亮和星星，植物和动物……

上帝借他的语言魔力来创世，这跟许多神话故事中凭一句暗语就能开启宝藏（例如阿里巴巴说“芝麻开门”），念一些咒词便能置人于死地（例如唐僧对孙悟空念紧箍咒），是一样的原始语言崇拜的反映。假如一个原始人来到我们当中，看到我们用话语对机器人发出指令，说“进！”它就前进，说“退！”它就后退，一定会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所致，而不会想到那背后的声控原理。

到了《新约·约翰福音》里，《旧约·创世记》中隐而不露的语言已展现公开的形象，并且具有抽象和具象两个方面，其抽象的形式是“逻各斯”或“道”，而具象的形式是圣子基督：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²

1 可比较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1995) 的相应句子：“Then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2 这段话里面的“道”，在希腊语原文中是 *λογος* (Logos “逻各斯”)，而在拉丁语、德语、英语的《新约》中，分别作 *Verbum*, *Wort*, *Word*，都是“词”或“话”的意思。可比较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1995):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has been made.”

上帝如此借重“道”¹——语言，还不仅仅是为了创世。创世固然重要，却只是一次性的行为，而在这之后的经常性的行为中，上帝仍离不开语言：在每一次显灵中，他都要向人类晓谕些什么。上帝必须言说，否则何以显启神性？所以，在上帝，语言不但是原初的创世力量，而且是永远的喻世工具。

“对名字不能由任何定义作进一步的分析：它是一种原始记号 (Urzeichen)。”——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3.26)

¹ 《新约》最早传入中国，译成汉语时就用“道”来对译 Logos / Verbum。见拙文“Logos 与‘道’——中西古代语言哲学观同异谈”，《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1期；“‘道’的英译和《圣经》中的‘道’”，《外语与翻译》1994年第2期。

第二章 希腊：语言学的发源

在人文精神、理性思维、学术思想等各方面，古希腊都是近现代西方的发祥地。创立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海森伯（1901~1976）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就很难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上有所进展。”¹就哲学一门，罗素（1872~1970）认为：“严格地说，全部西方哲学就是希腊哲学。”²就语言学来看，虽则不能说全部的西方语言学就是希腊语言学，因为语言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其发展并不完全依靠思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材料（语料）和工具（方法），但是，对语言本体最重要的几个方面——语法、语音、词汇语义，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探索；对语言运用，特别是演讲、论辩的艺术——修辞，古希腊人非常看重；对语言与思维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语言现象背后的思维规律，他们也有所思忖和发现。

所以，称希腊为西方语言学的故乡，并不为过。只是，在我们把希腊确立为西方语言学史的第一站时，应注意它与周边地区和先前历史的联系。在很多方面，希腊文化得益于发源更早的另一种传统，即包括巴比伦、埃及、希伯来在内的闪含文化。例如，希腊文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拼音文字，是从巴比伦或埃及的楔形文字演进而来的；载有创世故事的《圣经·旧约》，也不是出自希腊人之口，而是基于希伯来人的传说；在天文学、几何学等

¹ 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2009：244）。

² 罗素，《西方的智慧》（1992：2）。